

[情怀深处]

黄花梨的手杖

■ 冯 玉

父亲与黄花梨的相遇实属偶然,20年前的一个夏日,父亲到大广坝水库游玩,与一位肩扛着木材的黎族阿叔不期而遇,经过交谈,父亲买下了他那根刚从俄贤岭山上捡拾下来的黄花梨木材。

俄贤岭是东方的绿色心脏,其伟峻奇险,古树参天,周围山峦叠嶂。山体为黄色的砂岩,独特的自然条件,造就了在俄贤岭上各种珍贵树种竞相栖居,特别是野生的黄花梨比较多见,黄花梨百年方成材,因其坚实耐用,备受当地黎族同胞钟爱。回家后,父亲用刀削去黄花梨木料外面的边材,留下的也只是一条蛇般粗细的格,还有很多节眼,父亲因势雕琢,最后竟也雕成一条蛇形手杖,手杖通体黄澄,暗香浮动,手握处是蛇头,灵动活现,弯弯曲曲的节眼经过砂纸打磨后,呈现出一张张鬼脸,那时的我还不懂得欣赏,只觉得那些鬼脸图案仿佛有灵性,像一双双有生命的眼睛注视着我,令人心里发怵,而父亲却喜爱极了,时常摩挲着端详,爱不释手。他常跟我

说,这些黄花梨树是有树魂的,人类要善待它。听父亲这样一说,我对这条手杖渐渐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每天放学归来或上学之前,我总爱抚摸它一下,它那温润的滑质感,以及在抚摸之中慢慢产生的审美愉悦,总会让我沉醉与兴奋不已,有的时候,我还抱着这条黄花黎手杖入眠呢。

父亲对它也爱护有加。每天早晨,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用棉布将手杖上的灰尘轻轻地抹掉,然后用手轻轻地抚摸,他在抚摸的时候,常常会闭上眼睛,慢慢地沉浸在黄花黎那难以言说的质感中。每次他拄拐杖外出归来,总是将手杖的足部上的灰土洗抹掉后才小心翼翼地

将手杖放在床边。临睡前,他总爱深情地默视着手杖,许久许久了,才安然酣睡。自从有了这条手杖,父亲的生活情趣全改变了,他与黄花梨的心灵之约由此有了一个愉悦的精神之旅。也许在父亲的心中,这条手杖是他精神生活中的另一个知己。

父亲知道我对手杖的情感日益加深,他常常与我分享着黄花梨手杖的快乐。父亲说,这条手杖既是生活的伴侣,也是我给子女留下的精神财富。黄花梨生长在高山峻岭中,不畏艰难,不惧风暴,历经百年风雨淬打才成材,其一生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和与恶劣环境顽强抗争的精神,是永远值得我们传承和景仰的。自此以后,我对这条手杖的情感愈加激烈,我在生活中的表现,常常以黄花梨精神来鞭策自己。我想,对于父亲的希冀,我要时刻铭记于心,做一个黄花梨精神的传承人。于是,我和父亲常常和俄贤岭有了“约会”,我们和住在山脚下的黎族同胞成了朋友,有时带上点酒菜和他们喝上两杯,有时带上只小猪仔送给他们饲养,我们聊得最多的是让黎族同胞保护好这块黄花梨生存的家园,保护好黄花梨。不知我们这种微小的行为对保护黄花梨是否起到作用,反正我和父亲义无反顾地做着。

不幸总是让人猝不及防,这一天来的有点怪异,一只彩蝶翩然飞来我家,就停栖在那根黄花梨手杖上,迟迟没有飞走。我有点担心,这彩蝶是不是黄花黎的羽化,它为何不肯离去呢?没多久,父亲病倒了,医院确认是癌症,我们全家如雷轰顶,父亲却很坚强,说三个孩子还没成人,他是不能倒下的。电疗、化疗等各种治疗轮番上阵,都很辛苦,父亲从不呻吟一声,口腔因电疗脱皮不能吃东西,他让母亲把食物熬成糊状,闭着眼睛咽下去。出院回到家里疗养,父亲叫黎族朋友送来几株黄花梨树苗,栽在屋前,每天都拖着病体提水浇灌,从不让我们帮忙,我知道他是在用一种坚强的姿势与病魔抗争,这新栽的黄花梨树就是他的生命之树。在和癌症做斗争的两年多里,黄花梨树苗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,长势良好,叶片泛着绿光,可是父亲的生命却不能像他栽种的黄花梨那么幸运。癌细胞扩散,父亲再次被击倒了,我们送他回到家乡,让他回归到出生地。弥留之际,父亲用手指了指黄花梨手杖,我拿到他床前,他又又一次轻轻地抚摸着,我知道这是父亲与手杖的一次诀别,也是他与我们的诀别。他牵着我们三个孩子的手,深情地望着母亲眼睛没闭上就恋恋不舍地走了!我知道,他是放心不下我们姐弟三人和不能白头偕老的妻子。希望我们像黄花梨一样,环境愈恶劣愈要坚韧不拔。

若干年过去了,在父亲离开我们的日子里,我们姐弟三人顽强地生活着,弟弟考上了大学,经过努力大家都有了好归宿,只是母亲常常陷在对父亲无限的思念中。春天,我把代表我们一家五口人的五棵东方黄花梨幼苗拿回家乡种植,希望带给天堂的父亲一点绿意,同时也想告诉他,如今的俄贤岭下,感恩大地到处都有黄花梨的影子。

去年国庆节,在松涛村小区 A 栋一层一间三室二厅的公寓里,喜气洋洋,热闹非凡。这里正在为一对 80 岁的松涛老人举办寿宴。男的叫李松涛,女的叫曾春花。

“现在我宣布,李松涛、曾春花 80 大寿庆典开始!”随着松涛水库工程管理局马局长的话落地,鞭炮齐鸣,屋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。

“祝福两位老人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……”前来祝贺的人们一齐举杯高呼。

李松涛和曾春花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。李松涛原叫李建设,他和老伴都是 1931 年 10 月出生的,同年同月,但不同日,李松涛是月头出生,而曾春花却是月尾出生。自打结婚以来,他俩干脆把生日定为国庆节,说是纪念意义。他俩都是 1958 年第一批参加松涛水库建设的大军,水库建成后,组织上把他俩都留在水库工作。那年,李建设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。李松涛个头不高,偏瘦,脸上爬满了皱纹,但那双眼睛却炯炯有神,走起路来步履很轻盈,看上去十分硬朗。

“我来说几句话。”等大家坐好后,李松涛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说。

“我和老伴能有今天,首先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;其次要感谢松涛工管局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……”说着,老人开始讲述建设松涛水库那段峥嵘岁月。

[岁月山河]

二十多年前,我刚从外地调回八中。语文科组的几位同行都对我说,你有空去东河盆地走走看看,那里有你看不厌的自然风光。因为说的人多了,也就自然勾起了我对东河盆地的神往。东河盆地位于东方境内的东部山区,是黎族同胞的一个古老聚居地。东部的俄贤岭、猕猴岭、旧村岭、玉龙岭等大山脉,在造山运动中好像有意给人间留下了一个宽阔平坦的谷地——东河盆地。

从八所镇驱车东去,刚到大田坡鹿保护区,看着公路两旁树荫遮日、植被盖地的自然景色,我就猜想,此时春意正浓的东河盆地,必然是风光无限。大概走了一个小时的路程,东河盆地便呈现在眼前。举目望去,盆地四周的重峦叠嶂郁郁葱葱,像一道绿色的屏障。随着起伏的山势,若即若离的山脚下,开满了火红的木棉

花。在木棉花的簇拥下,东河盆地显得绚烂多彩、风景诱人。许多来过东河盆地的人都说,火红的木棉花是东河盆地的一个明显的个性特征。其实,地处亚热带的东河盆地,四季如春。这里常年是林木繁茂,苍葱翠绿,而且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花。这里的黎族同胞最喜欢一种四季不败的花,叫三角梅花。这是盆地里随处可见的生命力极强的野生植物——三角梅。这种带刺的三角梅还是当地老百姓围菜地、庭院常用的绿草篱笆。

东河盆地不仅绿草幽花、鸟语花香,还有一条从五指山远远飘来的“玉带河”——昌化江。江水从盆地中央潺潺流过,使东河盆地充满了一种天然的野趣。东河盆地山美、水美,可以说,东河盆地是水孕育出来的。盆地四周有大广坝水库、陀类水库,安天水库、雅龙水库、王外水库……

这些网状密布的水库滋润着盆地的一草一木,一村一寨。盆地绝美的自然风景养育了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的黎族同胞,也养育了从五湖四海来建设东河盆地的人们。东河盆地周边的山地有一个国营农场,叫广坝农场,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场的。农场的职工有四川人湖南人,有广东人广西人,也有海南各地人。他们有的是退伍老兵,有的是知青、社青。他们在艰苦的年代里融入了东河盆地,融入了这里的大自然。改革开放以后,农场的职工有的回归了故土,有的三代人都在这里扎了根。不管是回归故土的,还是扎根留下来的,在他们的心目中,东河盆地永远是他们难忘的故乡,永远是一道抹不掉的风景。

东河盆地还有着悠久的人文景观。早在北宋大观元年(1107 年),封建王朝在东河盆地设置了岛上少数民族山区唯一的镇

州,使东河盆地成了黎族原始文明与汉中原文化的交汇地,成了黎族扎染织锦的故乡。在东河盆地,我有幸地参观了东河镇美孚黎锦工艺厂。这个工艺厂是东河镇政府为了传承黎族扎染织锦工艺而兴办的。厂里共有七、八位黎族中年妇女,她们每天都在辛勤地纺织黎锦。我仔细看了她们纺织的龙被、服饰等产品,其工艺精湛绝伦,图案极具民族文化风格。后来,我详细打听,才知道这些黎锦能手中的符连早和符拜马丁,这两位五十开外的妇女,是被国家非遗文化主管部门授予的“黎族纺织染织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”。黎锦工艺厂成立后,为了让黎族扎染织锦工艺代代相传,她们每个月还利用两个周末的时间培训与辅导东河中小学校的女生。五年多来,东河黎锦工艺厂生产的黎锦已远销国内外市场,成了东河盆地里的一道永远的风

[诗页]

一树花开

■ 贾亚莉

为你开
一树的玉兰
一簇簇的迎春
在春的召唤中
演绎你曾经的梦想
热情、纯美

为你长
如烟的柳絮
日日长的时光
在复苏的时节
舞蹈你青春的美丽
幸福、平静

轮回中,生命如绽放的烟花
瞬间而已
你的故事,在时空的背后

咏琼剧《张文秀》

(外一首)

■ 王家连

才华锦绣气轩昂,世态炎凉苦备尝。
十载寒窗圆桂梦,一朝春赋赋魁章。

[展痕处处]

远去的边城

■ 李伟明

步子,不会很忙碌,也不会很喧闹……

在小城边缘的一家沿江旅店安顿下来,我们顾不上张家界爬山时给腿脚留下的严重后遗症,迫不及待地投入凤凰城的怀抱。

在黑暗中,沿着沱江摸索而上,约几百米之后,就进入了灯火辉煌的世界。凤凰的街市原来是这么狭小,完全是“步行街”,因为车辆根本没办法在这里通行。石板街的街面,虽然显得崭新,但多少可以感受些许历史的遗痕,两旁的店面也是旧式的,多数还设置了腰门,让人仿佛一下子回到几十年前,当然,营销手段和琳琅满目的商品是现代的。游人出奇的多,本来就不宽的街面,但见人头攒动,熙熙攘攘,热闹非凡。

人满为患倒也罢了,最为出乎意料的是,街上居然开了那么多的歌厅酒吧。大呼大吼的歌声,穿破夜空,南腔北调夹杂在一起,震耳欲聋,以排山倒海之势压住了行人的正常交谈。这种过分的喧嚣,一下子搅乱了本欲寻觅安静的内心,逃离的念头油然而生。

这一刻,突然发现这座小城原来是如

此陌生。显然,我们找错了地方。原以为,凤凰是一座用来怀旧的小城,现在看来,这简直是奢望。置身于这种灯红酒绿之中,无法想像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什么样子的。宁静安详的小城风光,莫非只能在梦幻中寻找?

在我看来,凤凰城的喧嚣,是错位的喧嚣。身处这个环境,我们想到的是另一个地方——秦淮河。恍惚间,还真以为到了“隔江犹唱《后庭花》”的秦淮河。和同游的同事交流感受,大家一致认为这些猛烈的歌厅酒吧大煞风景。来凤凰看什么?许多游客可能根本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,他们完全是来凑热闹的。听说哪个地方有名,旅游的人特多,于是跟风往哪里挤。其实,若是图这种热闹,何须大老远长途颠簸跑到这里来?以赣州为例,到章江之滨的娱乐城就够了,比这可能还闹呢。

次日上午,逛了白天的凤凰城。还好,没了歌厅酒吧的张扬,小城显得宁静了些。江边的吊脚楼,看得清楚了。楼高三五层,飞檐斗拱,古韵犹存,但乡土味恐怕还是差了些,原始意义的木板楼已是难得一见。沱江两岸,偶尔可见浣衣的妇女,让人

也在我心深处

岁月是一页泛黄的信纸
面对你已逝的青春
我愿意
用一生演绎

从二十岁起
我就是你的春天
开不败的花
康乃馨最美
像你不断的太阳
许你抬头即见光明的余生

阿妈,我永远
永远是你的
人间四月天

峨眉道义标风骨,鼠辈狂狂露诡肠。
历尽艰辛坚始志,百年情系状元郎。

谒探花郎张岳松故居

张公故里仰张公,科举千年觅古风。
犹忆声名扬宇内,天涯才俊盖群雄。
高林喜晤两三翁,一问探花颇动容。
殿试华章惊帝阙,书坛卓引岭南风。

感到一丝古朴的气息。时而有木船流过,但和沈从文笔下的船只无关,这是旅游用船,游客在船上不时发出欢呼。江水也不算清澈,我甚至看到一股股浓浓的“油水”顺流而下,两岸餐馆林立,江水能不“揩油”?

凤凰城,已经越来越远离它的本来面目。这是一个经过层层包装的景点,如同一个化了浓妆的妇女,面对厚厚的胭脂,你反而感受不到美的所在。既然如此,我看不如回到我们自己的乡下,看看那些尚未被外人关注的小镇、小村落。在那样的地方,或许还能有所发现,有所感触,毕竟,它们是素颜朝天。

旅游,最可看的还是那些自然形成的东西。强行“做”出来的景观,总是让人感到别扭。可是,现在的许多景点,不是都在努力“改造”自己的“制造”吗?添加剂越放越多,这样发展旅游的话,只能是旅游业瞄准哪里就跳到了哪里。

虽然沈从文笔下的“边城”与凤凰古城是两个概念,凤凰古城充其量是“边城”的原型之一,但现在,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习惯把凤凰城与“边城”等看待了。一代文豪的杰作激活一方旅游,这诚然是件大好事。可是,沈从文笔下的乡土,是原始、淳朴、自然的,是田园牧歌式的。与都市文明有着隔膜的小乡下人沈从文,心里装不下“城里人”的喧嚣声。现在,因为蓬勃发展的旅游业,那个传说中的边城已经渐行渐远,我们只能从先人留下的文字中去遥想了。

了三天三夜。

“还是我老伴好,没嫌弃我。”李松涛撇了撇身边的老伴笑着说。

“看你说到哪去了,你是为建设水库而丢了手臂的,是光荣的!”曾春花说。

“1963 年 3 月,水库首次放水,灌溉儋州、临高两县 12 万亩农田。看见清清的水流到农田,那高兴的情景是无法形容的,我们高兴得几天几夜都睡不好觉。”看见李松涛高兴的样子,在场的人们乐开了。

1968 年 5 月水库大坝竣工了,灌区配套工程也于 1969 年基本完成。西自儋州至临高、澄迈、定安、海口等县 128 万亩农田得到了灌溉,几百万人的安全饮水得到了保障。松涛水库总库容 33 亿立方米,排在全国 10 大水库之上,真正称得上“宝岛明珠”,是开发海南的“第一把金钥匙”。

“波依(李松涛大儿子的小名)、育依(老人孙子的小名)现在工作条件好了,生活也好了,你们要努力工作,要为松涛人争气、争光。”老人看着身边的儿孙说。

李松涛的大儿子叫李晓波,1979 年中专毕业后,管理局照顾他到松涛工作。自参加工作以来,他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1989 年夏季,全省普降大暴雨,河水猛涨,松涛水库的水位超出警戒线 1.3 米,这是松涛建库以来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洪水。那天

[人生况味]

青春正步走

■ 杨华山

有哪些日子能够重头再来?可以说没有!这就是生活,军旅生涯亦是如此。

部队是我成长的摇篮,燃烧的岁月,火热的的生活,培养了我正直爽朗的性格、雷厉风行的作风、刚劲强健的体魄,还有蓬勃向上意气风发的激情,尽管 28 载青春在绿色军装的陪伴下悄然流逝,但一种常人难以体会到的骄傲与自豪在我的心中升腾,一股体现军人使命、荣誉的正气在我血中涌动。回首逝去的岁月,如歌如泣,让人回味无穷。且不说亲自指挥处置的那一场场群情激愤生死攸关的突发事件,且不说全力组织侦破的那一宗宗惨烈离奇摄人心魄的大案要案,且不说倾力排解单位的部属的那一桩桩难事忧事喜事乐事,单说那让我难以忘怀的 2010 年 1 月 29 日,我带着闪光的荣耀,戴着花挂着急章,无比自豪地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,接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亲切接见,足以触动着我的灵魂。这些不凡的经历,让我刻骨铭心。因此,不管过去还是现在,我铭记着生命中当兵的历程,感恩部队的培养、战友的帮助、领导的关怀。28 年,我用一个平凡的日子串起了属于自己的那份沉甸甸的纪录。刚入伍时,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年轻,如今,我的军龄占了我年龄的一大半,那个懵懂的小伙子渐行渐远,早已打上铁血军旅的烙印。

祖国最南端的海南省三亚市西瑁洲岛是我军旅生涯起步的地方,这个小岛让我终身难忘。20 多年前这里还是军事战略要地,我们一入伍就守卫着这个小岛。那时候的西岛十分荒凉,守岛的军旅生活怎一个苦字了得,寂寞是最“要命”的现实问题。小小的连队里有着几十颗青春萌动、思绪欲飞的心,只是想那自由飞翔的心情,就像一只风筝,被部队的纪律和条令这根线拴着。于是,在课余时间或是节假日里,五十四张扑克牌,被摔得噼啪乱响。中国象棋也摔得发膛的子弹,也是在吃棋子上也是在将军,更是在驱赶一种无形的枯燥。或许喃喃的声响,正是一种良好的发泄方式,包括放松……除此之外,每天听着连队的广播里唱出的那刚劲有力的军歌,浑身的血液就会加快,虽然我们不知道,那歌里唱的不光是自己,但与自己有关,这就足够了。这种守岛的经历,让曾经很单纯的自己,曾经很懦弱的自己,变得刚毅、变得坚强!

记得我担任单位的“一把手”后,我倡导组织举办了多个军地联谊活动。有一次和一群年轻的大学生座谈,有大学生问我:你作为带兵人,比较一下军人与老百姓究竟有啥不同之处?我当时想都没有多想,一口气说,军人就是这样的与众不同:行如风,站如松,坐如钟,令行禁止,雷厉风行,诚实守信,率直礼貌,办事严谨。军人就是这样练成的:站在那宽阔的操场上,走队列,迈正步,摸爬滚打,流血流汗不流泪,掉皮掉肉不掉队。一声声口令,就连迈出的脚步都是厘毫不差,所以,才有了横着一条线竖着线一条的整齐队伍。在军营,叠得比豆腐块还方正的被子,总是透着男子汉刚毅的味道。军人就是如此的出类拔萃;对坏人有震慑力,对百姓有亲和力,在危难时,具有超常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

有一年的国庆节,我和女儿在海口市海府路的人行道上行走,有个老大爷忽然拦着问:你是当兵的吧,是军人吧?我肯定地回答:是的!末了,我有些不解:穿着便装,您怎么知道我是军人呢?老大爷笑着说:你们当兵的,走起路来有板有眼的,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味,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们常说的气质,但我知道,有一种魅力可能写在军人的脸上,可能表现在军人举手投足间,可能隐现在军人的言谈里,也可能体现在更细嫩的方面,即使是你身着便装,老百姓也认得出来的。种种军人气质是军旅生涯的赠与,是铁与火的赠与,是无数血与汗的赠与,具有这种气质,是军人的骄傲。一个普通人走在大街上,使从未谋面的人能认出你的人生履历,向你投以信任与尊敬的目光,这难道不是一种光荣吗?

28 年,我用青春的脚步,在绿色的军营里,方方正正地走着,这其中有过欢乐有失落,有甘甜有辛酸,但我充满自信充满正气,充满感激。现在尽管已经离开她,脱掉军装走进了国家公务员的行列,但多年来养成的军人情结和刚正的秉性,以及这种铁血军旅的烙印,将伴随着我的一生。

接到省三防指挥调度中心的命令,要求紧急开闸泄洪。此时,闸门被钢杆卡住了,打不开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只见李晓波手持铁锤潜入水中,他想清理闸门的杂物,取出钢片,但第一次失败了,他浮上水面。

“晓波,小心。注意安全啊!”岸上的人在呼喊道。话刚说完,只见他深呼吸又潜入水中,在水下他用铁锤猛击卡在闸门上的钢片,用力拉,终于把钢片拉出来了。当他再次浮出水面时,人们发现他右手的中指被钢片刮断了,鲜血直流。

“快!送医院。”人们喊着把他抬到船上包扎后送往医院。

在市人民医院,当得知闸门打开了,水库泄洪了,大坝保住了!此时,李晓波的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。

李松涛的孙子李涛是河海大学学水工专业的本科生,2007 年大学毕业后,老人坚持要让孙子回松涛工作。通过招考后,老人仍放不下心,他三天两头跑到局长办公室,执意要让自己的孙子回松涛工作,直到局长答应了,老人家才满意地离开。

“我提议:为咱们松涛的两位元老健康长寿,为李老祖孙三代是咱们松涛人干杯。”马局长举起酒杯高兴地传。

此时,屋里不时传来笑声,这笑声是多么的爽朗、多么的甜蜜……